

《士兵风采》丛书

# 渴 望 英 雄

——入 伍 之 初

《解放军生活》杂志编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 京新登字 117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渴望英雄/《解放军生活》杂志编.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7. 5

(战士文库: 士兵风采卷)

ISBN 7-5065-3380-4

I. 渴… I. 解…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书 名: 渴望英雄

---

著 者: 《解放军生活》杂志编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市门头沟区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19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3001—56400

---

书 号: ISBN 7-5065-3380-4/I·389

定 价: 5.5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 出版说明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军委颁发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切实加强基层思想文化建设，建立战士合理的知识结构，以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经总政治部批准，我们特策划编辑出版《战士文库》丛书。

《战士文库》是一套内容涵盖军事、政治、历史、地理、科技、文化和军营生活等方面知识的大型丛书。拟分《军事知识》、《军事瞭望》、《军事高新技术》、《军营生活》、《实用科技》等，共计100册左右，具有小型图书室性质和小百科全书的容量。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做到通俗、精美、准确和趣味性相结合，让读者在轻松、有趣的“漫游”中获得有益的知识，增进对祖国和军队的热爱。

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4月

## ● 目 录 ●

骂非骂 .....	王中才(1)
渴望奖赏 .....	李占恒(8)
我的故事 .....	刘秉荣(11)
讲话 .....	莫言(14)
我和“鼠”的故事 .....	刘毅然(18)
小岛大巨 .....	徐志耕(21)
我从雪山来 .....	杨景民(25)
赛猪记 .....	陈永康(31)
告诉你一个秘密 .....	陈晓东(34)
·发旧炮弹 .....	黄国柱(37)
大嘴 .....	王玉彬(40)
熊盗 .....	孙建军(43)
穿上军装第一天 .....	张正隆(46)
浮生 .....	陈道阔(49)
套牛 .....	张波(52)
挑着月光的枪刺 .....	叶楠(55)
保持“豪气” .....	雷抒雁(58)
祖国到处都是家 .....	张永枚(62)
给班长当“秘使” .....	峭岩(65)
我从连队黑板报起家 .....	胡世宗(69)

第一次巡逻 .....	程步涛(72)
铅字不是诗 .....	纪学(75)
难忘那片枫叶 .....	曾凡华(78)
鼾声 .....	石祥(81)
多情的牦牛墙 .....	王宗仁(84)
一把锅铲 .....	李培才(87)
幻恋 .....	刘立云(91)
枪的荣誉 .....	苏方学(94)
渴望英雄 .....	简嘉(97)
淡淡地走过 .....	罗来勇(100)
人生咏叹 .....	刘迪云(103)
羞于无知 .....	马成翼(106)
陈旧记忆 .....	阎连科(109)
好汉做事好汉当 .....	徐贵祥(113)
人生如洞 .....	李鸣生(116)
四个兜的诱惑 .....	刘业勇(119)
祈求原谅 .....	赵建国(122)
曾经都会犯错误 .....	江宛柳(126)
唐山历险 .....	马继红(129)
品味青春 .....	王苏红(133)
难圆军医梦 .....	铁竹伟(137)
岁月不曾带走 .....	张丽(141)
女兵打炮 .....	刘烈娃(144)
12岁的兵 .....	庞天舒(148)
也算白日梦 .....	燕燕(150)
上大学 .....	袁山山(154)
似水柔情 .....	常青(157)

走向这片绿·····	卢晓勃(160)
野营拉练·····	红孩儿(163)
那过去了的·····	孙晶岩(167)

# ● 骂 非 骂

王中才

王中才,1940年4月21日生于大连市。1960年考入天津财经学院计划统计系。1961年8月,响应国家动员,应征入伍。历任战士、副班长、军政治部干事、秘书等职。1972年3月调入解放军文艺社任散文组编辑、副组长。1981年6月请调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现为一级作家,并任创作室主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1964年发表处女作。调解放军文艺后,主要从事编辑工作,业余搞些散文、散文诗和报告文学创作。调沈阳军区后,主要写作小说,现已出版的有散文集《何处觅天涯》、《黑色旅程》;散文诗集《晓星集》、《光斑集》;报告文学《战神的橄榄树》;中短篇小说集《三角梅》、中篇小说集《龙凤砚》等。其中短篇小说《三角梅》和《最后的塍壕》分别获得1982年和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有一些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分别获得省级以上报刊的优秀作品奖,共15项之多。

正式从大学里征兵，是1961年的夏末。那时国家正闹饥荒，学生普遍食不果腹，上课处于半停顿状态。征一部分人去当兵，对减轻学校的压力，防止学生闹事，都有好处。可是当时并不是这样解释的，而是大讲特讲国防建设如何需要有理想有知识的人才，等等。这种难言的内在的原因，是我应征入伍后，从挨老兵的骂中偶尔得知的。

我所在连队的老兵，有一部分是刚从朝鲜战场撤回来的，四川人居多。他们大都以“老粗”自居，动辄就说“老子是大老粗”如何如何。有时似乎是自谦，实际正相反，弦外之音明显地警告你：龟儿子别看不起大老粗哟！始初，我对其中三味不甚了了，不免碰了几回钉子。一次班务会，全班给一个老兵摆了很多好，惟我没有发言。会后，这个老兵找我谈心，征求我对他的看法。

“格老子是大老粗哟！不像你大学生，肠子多绕了几道弯。”他说，“你龟儿子有啥子意见，就把肠子抻直了说，别绕来绕去的。”

“我对你没别的意见。”我当真直来直去，“就是你的嘴不干净，爱骂人，太粗鲁。”

“我早知道你龟儿子没有上眼皮，眼里没有咱。”他并没发怒，语气很平静：“你说的没错，咱是粗。可冲锋陷阵离不开咱。你细，动真格的看看，你细顶个球用！要不是怕你们挨饿闹情绪，当兵的才不要你们呢！咱这么说，可不是不让你提意见，是让你戒骄戒躁。”

这使我惊讶不已。怎么，倒是我骄傲了？看他那神态，那口气，无一不傲气十足。他哪是在征求我对他的意见，分明是来教训我的嘛。尤其是他所说的在大学征兵的原因，简直是对我的迎头棒喝。原来并不是将我们当成军队急需的



人才征来的呀，这使我实在难以接受。但从各种迹象看，又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是事实，至少有一部分是事实。首先，我们大学生同文盲一样，都是从列兵当起的，没有丝毫特别的承诺；后来又得知，我们也同其他士兵一样，复员时哪里来哪里去，国家并不承担分配工作的义务，这还算什么人才。我如梦初醒，原来的一点优越感烟飞云散，剩下的只有惆怅和自卑，哪还敢骄傲。

指导员发觉我的情绪不对头，很客气地找我谈话，说从学校的大门迈进军队的大门必然有一个过程，走好这个过程的关键是感情的转变。

“你和这些大老粗相处，是不是感到有些不适应啊！”指导员问我。

“不。不。”我不想再说出我的真实感觉，可又感到那样未免有点虚伪了，于是改口承认，“其它方面我都感到很好，就是，就是，这些老同志太爱骂人了，就像吐痰似的，张口就……”

“你看你看，这就是个感情问题哟。”指导员笑了，“骂人当然不宜提倡，还没见过提倡骂人的军队。可是，在同志之间，在战友之间，骂人也并不都是坏事，骂人的人也并不都是坏人。你和他们在一起时间长了，滚在一起了，你就会发现，骂人也是很有学问的，什么时候骂，骂什么，怎样骂，都大有讲究。”最后，指导员意味深长地拍拍我的肩头，“你呀，先别忙着擦掉自己身上的痰，你不妨先和他们同流合污，然后共同擦掉身上的痰。”

这个指导员虽不能说他在提倡骂人，却可以说他在为骂人辩护。尤其是他让我和骂人的人同流合污，这甚至可以说有点荒唐了。

我虽不准备听从指导员的劝告，却不能不同爱骂人的大老粗们在一起生活。当时我们连队正在挖掘战备坑道，抡锤打钎，扒渣爆破，每天一身汗泥，精疲力尽，他们骂骂咧咧几句，也就过去了。似乎骂一骂是一种特效爽身剂。

劳累还算其次，最难忍的仍是饥饿。军队的粮食定量虽说比老百姓高一点，但劳动强度却大得多，再加之都是正当年，饭量也惊人，所以，并不感到比在学校吃得饱。每顿饭后，一抡锤，两泡尿，肚子也就空空如也。这时就会听见有人骂他娘的高粱米水饭，尽和老子肚囊开玩笑。不过骂过之后，去扒两碗备用的野菜团子，又嘻嘻哈哈地去抡大锤了。这时的骂，又好像是半斤雪白的大馒头既解饿又解馋。

有一次，我同几个老兵从山下往山上抬树木，用以支撑坑道。当时正是半下午，都已腹饥力乏，抬到半路，实在难以挪步，我们只得将树木撂下，躺倒路旁歇息。我的身子刚在草地上四仰八叉地放平，突然产生了一种下意识的强烈欲望，想大喊几声，喊什么都行，只要是喊。

“×你奶奶的！”我仰天长啸，“累死老子了！”

我实际是在骂人了，却并不自知，甚至我连自己的狂叫都未能感觉，只感到胸中出一口闷气，浑身轻松多了。几个老兵却惊诧得目瞪口呆，继而轰然大笑起来。

“你龟儿子也骂人了，”他们扑上来捶打我，“你他娘的和我们有啥两样？半斤八两，都是一个吊的分量……”

我们骂着，打着，撕扯着滚在一起，我心里热乎乎的。这时我忽然感觉到，从这天起，我真正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后来我进一步发现，战友和同志间的骂有许多不言而喻的内涵，全在你我的感悟了。

讨厌你骂，喜欢你也骂；恨你不成器也骂，祝你马到成

功也骂；久别重逢时骂，依依惜别时也骂。还有些时候，譬如，你得罪了某个战友，你向他道歉，他受了感动，一时又没找到合适的说话，往往也骂两句：“去你个蛋的，谁在乎你这套。”又如，你向某个同志征求意见，他一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也常常骂两句：“征求啥意见啊，你小子少干点没屁眼儿的事，比啥都强。”再说，你和人闹了矛盾，某个战友来劝解，又很难论个谁是谁非，他也会开骂：“你俩他娘的算啥？老鹅落在猪身上，只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

类此种种，举不胜举。这类的骂，听来非但不反感，反而显示了骂和被骂之间不寻常的亲密关系，更加促进了彼此间的感情联系。

还有些骂是针对自己的。一件事办成功了，骂：“俺办这事有啥难，王八扔进水里，适得其所。”一件事办砸了，也骂：“这不怨别人，全怨俺是王八吃秤砣，死心眼儿。”更多的是在同战友争抢任务的时候，经常情不自禁地骂：“都是一个秤杆两秤砣，他有种，咱就没种！俺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等等。这类骂也多非消极的。有的自责，有的是争强，表现出一种坚不可摧的决心和意志，一种难能可贵的英雄主义的魂魄。

更有一些骂是没有具体对象的。如上文提到的，累了，闷了，骂两句，身体就松快了，心里就爽朗了。有时脑海里积淀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思想，不吐不快，吐吧，又不知欲吐何物，于是就骂，于是就觉得吐出了应该吐的东西，于是脑海里复归平静，复归空白，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而他万没想到，这时他所骂的往往是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肺腑之言，即使不是真理，至少也是真话。譬如上文提到了那个情我提意见的老兵，他说在大学里征兵是为了

解决学生的饥饿和不满的问题，我本是将信将疑的。但后来证明他说的不谬。可能国家认为这批因应征入伍而没完成学业的大学生有点冤屈吧，时隔 20 多年后，即 1984 年，国务院教育部特为此下发了教字 031 号文件，给这批大学生补发原同届本科毕业文凭。这表明国家并没忘记这批大学生。实在令人感慨系之。

应该说，正是和那些老兵们“同流合污”，使我对骂人有了重新认识，从而更深地促进了我和老兵们的融合，直到自我感觉也是一个老兵了。

写到这里，我深感不安，似乎我对骂人持赞赏的态度。冤哉，非也。我们民族，以至世界各民族，对骂的看法向来是持否定态度的。

我国权威性的工具书《辞海》对“骂”的解释是“以恶言加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用粗野或恶意的话侮辱人”。总之是“恶言”、“恶意”。这无疑是对“骂”的公认的正式的定义。包括我在内，对这个定义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是毫不怀疑的。

但定义是死的，实际生活是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当你处在战友和同志之间，尤其当你的感情已同他们水乳交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骂”已绝非词书中所规定的性质了。如果说他们之间“骂”的用语还难免有点“恶言”的话，那么，这些“恶言”已经没有了“恶意”。这与《现代汉语词典》里的另一种解释，即“斥责”的意思有点接近。而他们之间的“骂”远非囿于“斥责”这一狭小的范畴，而是广博得多，以至冲破对“骂”的固有的定义，进入了相反的领域，即爱的领域。

我国民间有一句极其普遍的俗语：打是亲，骂是爱。这

是对这一实际生活现象的认定。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骂”可以说已经不是骂了,不妨称其谓“骂非骂”。

即使如此,其用语离文明也是相去甚远的,虽不必反感,却不能赞赏。时至今日,离我参军的年代已经过去三十有五,军队的文明程度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对这类现象可以引导,改变,直到杜绝,用文明的语言来表达用骂来表达的那些健康的感情。这也是我写作此文的目的所在。

当然,改也难。难也要改。一时改不彻底,不必急,不必躁,不妨试试我的体验,去感悟骂的真谛。不因骂而致同志之谊疏远,反因骂而使战友之情弥笃。这是我所希望的。

## ●渴望奖赏

李占恒

李占恒，沈阳军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4年生，1962年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参谋、干事、营副教导员。1976年从事专业创作至今。著有长篇小说《中尉们的婚事》，整理出版长篇传记《一个军统上校的自述》，1989年出版了自选集《李占恒小说选》。

离家当兵我没哭，告别新兵连我哭了——我们佳木斯市一中42个同学应征入伍，热热闹闹地在一起集训了一个月。忽拉一下子散了伙，我心里感到十分空落。通过一个月集训，军务部门把文娱、体育，还有什么方面的骨干留在了北安团部，我作为什么人才也不是的兵随大流分流到深山野甸的一个连队，心里委屈得不行。所以坐上接新兵的劳改农场的汽车，看着送我的、留在团部的同学哭了。我们这个连的任务是看押劳改罪犯。那是真正的战斗生活：枪里压着子弹，腰里别着手榴弹，驱赶着罪犯开荒种田……生活很紧张，神经很紧张。娱乐活动极少，能够缓解紧张气氛的是兵们自己取乐。乐子最多的是一个叫赵景阳的老兵。他三句话不离北安他的那位未婚的女人，说到高兴处，满脸放光

采，嘴里的两颗金牙耀眼夺目。怕就怕赵老兵沉默，他一打蔫，我就伤感，我就特别想念那些留在北安的同学。

一天傍晚，犯人收工了，我们收兵了——开饭前，肚里没食了，在等待进食的那二三十分钟里是最难捺的。连里没科目，兵们没节目，赵老兵也蔫儿巴几的坐在炕沿上抽他的老旱烟……忽然，啪啪啪，响起了枪声。有犯人逃跑！任何一个兵都会这样反应，任何一个干部都会这样反映，任何一个罪犯也会这样反应。我反应特别快，头一个冲向门口——猛地我的身子被扳住了，回头一看，是赵老兵！他嘴里还叼着烟屁股呢，“干啥去？”“追犯人哪。”“空手？”我一看自己，脸红了，“新兵蛋子！”……就在我那颗心自尊地一颤的工夫，他把嘴里的烟屁股一吐，拎着冲锋枪出去了。全连干部战士各就战斗岗位，担任追捕任务的是赵景阳！赵景阳跃上高头大马，一声吆喝，一声呼啸，马嘴巴的铁嚼子与赵老兵的大金牙光亮交辉。我羡慕死了。跟随赵景阳追捕的是两个不新不老的兵，我这个“新兵蛋子”只有到监舍的水壕外面加岗的份儿。

站在岗上，我看见三匹战马顺拖拉机的辙印驰骋……猛地打头的赵老兵把马勒住，翻身下地，向树林里扎去……三匹战马绊在一起，“悠闲”地原地踏步，三个战士已不见踪影……排长巡逻到我的跟前，我问排长赵景阳同志怎么下马了，“你呀，真是个新兵。”排长说，“在这深山野甸子里，犯人要把握住方向不迷路，要靠两个参照物：一是路，二是电话线，我再一看，果然赵景阳离开拖拉机道，顺着电话线追去了。难道罪犯的足迹正如他的判断？电话线是通向北安的，那里是人的聚集地，由那里才能上车去哈尔滨，去齐齐哈尔……”

啪、啪、啪，三个点射——“鸣枪警告！”排长紧张地说。哒哒哒，一个连发——“警告无效，打！”排长更加紧张地说……树林里终于钻出三个人来，三人纵身上马，风一样折返回来——“打着了！”排长理也没理我这个加岗的“新兵蛋子，”独自向凯旋的仨人跑去……

赵景阳跃下马来，道：“告诉场子，去人抬吧！”那口气是在向排长下达命令。“好好！我去，我去！”排长兵一样应着。

为奖赏赵景阳，连里给他两天假。他换了身衣服，去了北安……回来的时候他把北安说得像北京一样，他把他的未婚妻讲得像花儿一样，他把他和她这两天讲得像牛郎织女天河配一样。那两颗金牙一闪一闪地很令人眩目。

什么时候我也能去一趟北安，去看看留在团部的同学？就这么去？不行，我也应当像赵景阳似的，带着奖赏的假日而去——哦，奖赏，当士兵时，我渴望着你。



## ●书的故事

刘秉荣

刘秉荣，天津市宝坻县人，1945年出生。1965年入伍，曾于部队中任记者，文艺期刊编辑、主编。现为武警总部专业一级作家，大校警衔。曾先后出版了《菜刀记》、《贺龙演义》、《新军阀大战》、《国民政府秘史》、《北伐秘史》、《西路军魂》、《红海忠魂》、《魂飘重霄九》、《贩毒枭雄》、《清末绿林纪实》、《杨三姐告状》、《红二方面军纪实——潜龙、血龙、天龙》等30部著作，并于各报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

还是我上小学时，我的学习成绩在校内拔尖。一年后，我考上了县的公办中学（全校仅考几名）。孰料，我上初中的第二年，即1960年大饥之年，为生计所迫，只得中途辍学，回生产队劳动。屈指算来，我上学仅8年矣。

学不能上了，但对书的感情未断，那时的乡下，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买书？几本破旧的线装本武侠小说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了。这些书，被我搜罗到一些，包上书皮，书角烫